

ZXFK 笔墨山水

□ 曹祥明

黑山谷,地处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是大娄山余脉的一道天然峡谷!

在万盛工作时,常陪客人考察黑山谷,但那是带着一种工作的心境,考察节奏是随客人而定,属于匆匆过客,对黑山谷之美之妙从没有细品,虽然有时想为她放歌为她赞美,但都因各种原因而搁置断语。

近日,趁着周末,轻步逍遥,终得细读慢品黑山谷!

从万盛城区出发,大约半小时路程就到了黑山谷南门。一路行来,微风吹拂,山间黄绿杂映,薄雾浅灰,清山秀水都是冬日的格调。当我从南门进入,坐在索道车里后,忍不住轻轻地说,黑山谷,我来了!

黑山谷的索道不长,就1公里多,不缓也不陡,上山下谷,起伏有致,是一道流动的风景。沿山势而动,与山色相映,索道便如万山丛中的一道流动的彩练,人在上面,飘飘然如仙人凌越丘海。翻过一道小脊,突然下临深壑,流水飞驰而下,轰然作响,冬阳之下,竟然在流水间看到了一道彩虹,让人在胆怯间突然惊呼,真美!当走下索道时,还禁不住回头望望那在山间流动的旅游!

游读黑山谷

程!这是人工的匠心,但有着天然的情趣!

从索道下去,便是6公里左右的步行,也是黑山谷向你展示魅力的黄金身段。

首迎神龙峡,真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然妙趣!从索道口下来,便有隆隆水声从半山腰一天然山洞中冲关而出,经年不绝,形成一道弯弯曲曲的长龙,水便活了,峡便灵了。随山势而下,水腾咬着,欢闹着,如天籁般不绝入耳。且行且驻,便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神与自然,心与水近,情与谷依,似乎自己成为了天然境界中的一个无欲无恼的自然者,神龙畅游,穿越一切山穷水尽之途。在神龙峡,你会时常发觉前面已经无路,只有一线天光射入,但随水声而去,便又豁然开朗。

走出神龙峡,突觉天雨飞洒,仰头一看,一道飞瀑从近二百米高的山顶飞驰而下,疑是银河落九天,又如天女洒下的白色银练,想让人留住脚步,洗去尘世的烦忧。凝思细观,从山顶而下,山石如画,道道沟壑弯曲,条条小溪蜿蜒,苍藤植物青葱茂密,显得那样恬静美妙,如同仙人妙手偶得。冥神静气,得此佳处,便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幸运之人。

一道仙桥,将峡谷连接起来,在桥中间有一

亭,旁边岩层凹进,或者说是原来水流千年,在山腰十米高处形成了一道锅盖似的层岩,在层岩之内,一些石钟乳清晰可见,其中一如倒挂的黑叶猴,左臂攀着山崖,探下身子,伸开长长的右臂想从峡谷里捞起那自由摆动身躯的小鱼,惟妙惟肖,调皮、闲适的意蕴,与峡谷内游动的小鱼相映成趣,到此便有“闲来听蝉莫做声,愿做峡中自由人”之情志溢出。

来到猴跳峡,水深潭宽却清澈见底,石壁陡峭,相去见方,猴可跳峡,有惊无险。一条水面浮桥穿峡而过。走在上面,晃晃悠悠,便什么都不想,屏气凝神,任凭欢快的游人嬉戏打闹晃动浮桥,道道天光从峡谷上方斜射而入,在水中幻化出粼粼波纹,自己便有凌波而渡,如同仙人般感受。尘世繁杂之念就荡然无存,真是峡谷清尘洗心地!

渐次行来,蝉鸣峡,蝴蝶峡……道道飞瀑,层层清流,鹰爪岩,骆驼山,方竹林,飞索桥,平坦道……每到一处都会读到一页页或华丽或朴实或细腻或简约或平易或美妙的自然之书,自然之美自然之力自然神功自然调皮之情便跃然眼中;与水亲近,或坐石山静听鸟鸣,或卧流水之畔闭目神游,总会得到许多心得。我向一个清洗护栏的女

ZXFK 乡愁悠悠

□ 黄大荣

我才知道,两丝河是乌江的女儿,是故乡的母亲,是一条河流。

澄澈的水,孕育最温暖的光热,河岸的兰香,织成最广的云霞,遮罩太阳的产床。

工,身在黑山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她灿烂一笑,快乐!呵呵,快乐!

是呀,劳动快乐!

劳动者快乐!看到有人享受自己劳动成果而满足又何尝不是一种更丰富的快乐?游黑山谷,享受到的不是无数个劳动者辛勤付出而换来的成果吗?有天然之韵,更有劳动之魂!何况游赏风景本来就是以一种丰富身心的“劳作”,有体能之累,更有精神之乐。如此益智修身健体,岂不是快乐极致!

两丝河速写

河流痛苦而幸福的吟哦,从亿年前穿过风雨,滴落在每一片茶叶之上,晶莹剔透。

紫色之花席卷每一寸水波,荡漾的氤氲缭绕着指尖,点点星光腾空而起。在血色的朦胧之中,神性的光辉照亮天际。

血是浓缩的水,我们的生长都与水有关,庄稼也不例外。直到今天,还永远怀念着那一抹酡红。在每个晨昏。

童年的游乐园叫做大巴田,弯弯曲曲的童话很顽皮,构思

花朵的美丽经年不息,茶叶的醇浓历久弥香。

鱼儿是河流的子民,是太阳的兄弟,是传说的种子,一颗颗蓬勃生长。

有一条流进了黄氏宗族的庙堂,衍生出鱼儿碑的故事。在一片葱茏的田野,鱼儿穿透历史的壁垒,鲜活地展示着昨天的影子。

水井沟的虎啸隐隐传来,太阳已爬上中天,继续向更远的灿烂前行。这条河流,这片诞生神圣的热土,满地是艳丽的芬芳。

ZXFK 往事回忆

□ 任正铭

我和我的学生们

记得三年前的一个清晨,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只听到电话里问了一句,“您是不是任老师?叫任正铭?”我说是,就听见了哇哇的哭声,一时间把我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好久了才知道是我曾教过的一个女学生林梅。她说找了我二十多年都没有找到,是昨天在广安参加别人的婚礼,偶然遇到一个家乡人,托她打了好多电话,才找到了一个认识我的人,终于在深夜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学生林梅说,她昨晚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天亮了怕打扰我休息,硬是熬到早晨七点钟才给我打的这个电话。聊了一会,我问她还有什么事吗?她说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见我,越早越好!

按约定,就在那个星期六,我从江津赶到合川老家,她从广安回到合川见面了。在合川,学生林梅告诉了我她的人生经历,她说我教他们时,她和同学们都认为“任老师对学生只有那样好了”。当后来我去永川教师进修学院读书后,她就辍学在合川参加了工作。之后她经历了单位破产,硬是苦苦把女儿培养成了西师外语系的大学生。孩子毕业后考进了广安一所省重点中学教英语。她也到了广安陪都。就在一个有雨有雾的早晨,她的漂亮女儿去学校上早自习,被一辆大货车撞倒了。失独的林梅给我说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在找我,是因为当年我教了他们很多东西,比如如何面对挫折。

2018年9月10日,我当年在合川渭溪中学的学生举行33周年同学会,我应邀回到了合川。在原来的一个学生家里,一个叫周开容的学生知道后立即打车几十里,从合川城里赶到了双槐镇黄土乡。我说你太辛苦了,这位镇政府信访办主任答非所问地说“没有任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年我教书时发现这个农村女孩表现力强,就常常教她跳舞,做主持人。为了教会她说普通话,我还把学校一个普通话最标准的老师请来教她,还让她担任了班上的文娱委员。周开容毕业后回到农村参加了文化宣传队,不但能唱歌跳舞,还能主持节目。后来考上了镇政府广播员,再后来在镇上担任了妇联主任。她的丈夫也是副处级基层干部。女儿从法国留学回来考入了合川农委,一家人日子过得和美。周开容反问我,“您说嘛,任老师不是您当年的教育培养,给我的人生打下了基础?我一个一点背景都没有的农村妹崽,如果当年不会说普通话,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机遇。”

确实,我这次回合川参加渭溪中学同学会,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有所作为,他们有的成为了重庆某区农行行长,有的成为了校长、主治医师或商界成功人士,真的感受到了做一个教师的喜悦。同学们说:“30多年前还没有素质教育的说法,但您给我们讲课时是边讲边画,带领我们欣赏古诗,语文课前三分钟让我们轮流演讲,晚自习带我们欣赏古典音乐。您给我们编排的文艺节目,每次都在镇上获奖。”

我忽然想起一个叫吉昌辉的男孩,当年他冬天也赤脚上学。我送给他一双三元钱的解放鞋,而今他在《中国(输血)杂志任高级编辑。一次我到成都他来看望我,说了一句“我的恩师来了,怎么都要见”。

“没有任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听着不同的同学说出这句话,我想到的却是当年我能被评为合川首届优秀班主任,其实是这些学生给与了我感情上太多的东西。

记得那年7月我考上了大学,在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半夜起来想最后看看校园。没想一推开门窗,见着窗外睡着几个学生。他们说怕我悄悄走了,就这样来守着我。学生蒙蒙说门口还有同学呢,我一打开寝室门,果然见着门外的巷道里密密麻麻睡着的学生。当时我没有惊动他们,迅速关门独自独在寝室抽泣了起来。要知道学校昨天已经放假了,学生们却还这样铺着席子睡在地上,为的是给我送行。

天亮了,我带着行李走出校园时,学生们在校门口站成两排,没有一个人说话。班长刘金琼默默地接了我的行李,给我递上了一大把从山上采来的野花。我也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从他们中间走过。田间小路窄,52个同学走成了单行。我走在最前面,很快就听到了身后传出来了嘤嘤的抽泣声。

经过渭溪场来到涪江边,当我就要上船时,岸上的学生们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喊声。那天是下游的小河镇赶场,船上的农民很多,我抱着野花被挤在人群中,看着岸上的学生一个个嚎啕大哭,心疼如割。船已经开到了涪江中间了,船长得知岸上的学生是在为他们的老师送行,竟吹响汽笛,让已经开到江心的轮船,在江边再绕行了一圈。当轮船重回岸边时,我根本不敢看岸上的学生们一眼,只是躲在人群中,任凭泪水默默地流。

第一次见到文峰塔,我还是个少年,正在读书。

周末,和同学坐过河船,涉长江,爬了半天坡,才抵塔下。路很荒,四周是草,没有任何被管理过的痕迹。好在塔门左侧,有清代万县知县冯卓怀撰写的《文峰塔记》,上面的铭文风化得不严重,依稀可以分辨。文辞简约,叙事朴实。其大意是:自唐宋元明以来,万县这个地方,文人名士稀少,而文风又视为风水之盛衰的标志,要使万县城变得磅礴大气,最好建一座振兴文风的塔,不然,这个地方人文英才无法显现。

此塔修于清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砖石结构,共13级,塔体通高约36米,内曾有木梯可上塔顶。塔基为素面圆形。初名为文风塔,后以讹传讹,称为文峰塔。

100年后,仍然独立在这个叫东壳子山的地方,饱经风霜,实在不易,清晨,从万县古城向东遥望,太阳恰好对文峰塔附近冉冉升起,颇有诗情画意。文峰塔旭日东升寓意风兴盛,人才辈出。

文峰塔,是旧社会人们希望本地士子进科举,旺乡邻,最直接的体现。同时,也是本地方的一种荣耀。可见,那个年代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尤为炽烈。

文峰塔是不是改变了万县的风水呢?万县现,当代,还真出了不少知名作家、学者、诗人。比如何其芳、杨吉甫、张永权、蒋孔阳等等,在文学、文化界,甚有影响。

在巴山的土壤中“谣”过岁月

位于长江三峡地区的万州,喜欢读书看报的人也许都还记得那首诗歌《喊海谣》——“唱罢巴山喊山调,如今唱去喊海谣,长声悠悠向东飞,山歌绵绵海涨潮。哟哟哟哟,哟哟哟哟,海涨潮,海涨潮……”

那是向求纬作为万州知青到城口落户后,于1979年发表在《诗刊》纪念建国30周年专刊上的一首诗,后来还得了奖。也就是说才十九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向求纬,一开始就把他的“根”扎在大巴山区厚实的泥土里,扎在现实生活不断的源泉中。他到城口插队落户,后来不渴在那里待了20年。他认为越是艰苦僻远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越能给作者提供新鲜的、新奇的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当时大巴山的山歌民谣犹如一根美妙的红线连接着他艰苦劳累却又劲头十足的知青生活。你想想,山高林密,人迹罕到,身背弯刀葛藤,腿缠绑腿,脚蹬草鞋走进山林砍柴挖药,毫无顾忌尽其所能放开嗓子啊哟哟连天地连吼带唱,无人干涉无人指责无人品评无人欣赏,那份唯我独尊痛快淋漓歇斯底里透亮舒畅天哇地地感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和创作的最适宜的状态),怎能不吼出写下几件动人的东西来!1969年他写了一首《解放军宣传队进山来》的诗歌,民歌风格,五六十行,刊登在当时极难登上的《解放军报》副刊上,还配了副插图。当时有支解放军伐木队在巴山伐木,巴山中学的学生拿报纸给他们看,跟他们说:“叔叔

看看,这是我们向老师(当时他在中学代课)写的你们解放军呢!”

在大巴山区的20年时间里,他除了创作文学作品,还采写了很多新闻稿件。城口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他便充当了省级地区级几家报刊的编外“驻地记者”,采写发送稿件。城口左岚乡老赤卫队员陈良魁,1960年曾到毛主席家里作客。每年“八一”建军节,成都军区、万县军分区都约请向求纬前去采访他,写作专访或署名文章。后来向求纬和这位老革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陈良魁逝世后的万人追悼大会上,向求纬代表其亲友致悼词。向求纬在采写城口土特产——生漆的过程中,将其特点归纳概括为几句话谣:“银浆清如油,照见美人头,摇起虎斑色,牵起钓鱼钩,味香背抓木,防腐又防朽。”后来这成为城口大木漆出口远销的商标表述语。

而我们这位业余作家,业余作家,在那里用去了他18岁到38岁的20年时光……

在峡江的山水间辛勤采撷

如果说向求纬在大巴山区采访写作还都是“业余”,还都是凭着兴趣和爱好的话,那么他1985年被调到万县日报编辑记者,就算是开始了他的专业记者生涯。那年他38岁。

三峡工程兴建,三峡移民搬迁,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环境保护、三峡文化传承、三峡文物抢救、三峡典型人物凡人小事……凡此种种,尽人向求纬“法眼”,他为此不遗余力,日夜辛劳。大凡不通公路交通不便的地方,穷途荒僻采访格外艰苦的地方,总是他自告奋勇报名前去,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跋山涉水,历经艰

乡村的文峰塔

讯,认为正好印证了自己晚上“黑龙盘塔”的梦境,这落难书生,日后必做高官。因此,詹家太婆便与詹太公商量,差人将严嵩抬回家中,延医诊治,悉心照料。严嵩非常感激,恳求二老收作义子,发誓日后若发达,定当重报。后来,严嵩高中进士甲科,被选入翰林院,授内閣大学士,从此飞黄腾达,成了权臣。被他人弹劾,削职为民,乞讨为生,又来到常山。常山的一些乞丐发现此人是严嵩,便齐心协力将他压死在一堵土墙下面。

文峰塔让严嵩发达,

也让他死亡。可见,塔也爱憎分明。乡村的文峰塔,是乡村人们心中的念想所在:子孙有文运,成为儒士,而非农人。乡村的文峰塔,是乡村热爱文化的标志。

文峰塔让严嵩发达,

也让他死亡。可见,塔也爱憎分明。乡村的文峰塔,是乡村人们心中的念想所在:子孙有文运,成为儒士,而非农人。乡村的文峰塔,是乡村热爱文化的标志。

文峰塔让严嵩发达,

也让他死亡。可见,塔也爱憎分明。乡村的文峰塔,是乡村人们心中的念想所在:子孙有文运,成为儒士,而非农人。乡村的文峰塔,是乡村热爱文化的标志。

三峡文化的执着守望者

辛。他采写的长篇通讯《三峡移民大预演》,在《光明日报》整版刊载,还被新华社作为通稿编发。他为了采写长篇通讯《三峡文物大清点》和《三峡文物沉浮录》,跟着各地文物保护单位工作者走遍了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的地上文物景点和地下遗址发掘点,亲历文物考古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考证,一点一点发掘,一寸一寸修复,体味他们的艰辛,考量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写有价值有分量的典型报道。他采写环保题材的重点报道《只有一块三峡库区》时,除了在长江沿线采访搜集思考,他还深入到长江支流大宁河、梅溪河、涪溪河、汤溪河、杰溪河、乌江等地采访。

向求纬是个走到哪里都想有所独特发现的“有心人”。他在大山大江大湖采访跑得多了,也就是说摆在面上的大题材写得多了,训练培养了他从细微处发现大信息的能力。有次他到云阳采访,听说江口镇在河边围河造地建新城,他便前去江口。他发现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乡镇改造荒滩增加土地的问题,这事和整个三峡建设联系起来衡量,极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三峡蓄水,有多少回水未端?有多少消落带?这样的地方怎样改造利用?怎样使其发挥更大效益?于是他写了篇《三峡库区——回水末端造土地》的报道。他这样写道:

“三峡蓄水,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然而一个同样应该引人注目的‘细节’却往往被人忽视:三峡库区年复一年被江水侵袭的岸岸亦即土地,那被升降的江水戏弄于涨落之间的消落带;更有甚者,随长江水‘起舞’的大大小小的支流,那些数不尽的涨涨潮落的回潮尾水,似无数条任性的顽童的‘舌头’,咕嘟着

挂不齐的土地,河岸的土地,河滩的土地,零星的土地,瘦薄的土地,争分夺秒抢季节种点庄稼或是搭个工棚的土地,种一季算一季的土地……唉,原本就是‘胡子上的饭’,吃不饱啊,江河捉摸不定的回水未端,加在一起可不是个小数目啊,那些土地怎样抢救?环境怎样保护?怎样利用?怎样开发?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学问,抑或是成了我们一时挂不上的“篮子”,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江口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领导和社会的关注。时任万县委书记的陈光国叫上向求纬,亲自到云阳江口视察。他对江口镇因地制宜改造荒滩围河造地的做法很感兴趣,还对规划在河边的江口新镇建设作了指示。他握着这位记者的手说:“求纬,你做了一件好事!”

作为记者和作家的“两栖人”,向求纬如今已年过古稀。然而他写作的热情不减,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智力不衰,他没把自己当“老年人”,没把自己当社会生活的“局外人”,他还在观察,还在思考,还在采访,还在写作,而且作品连连,佳构不断。他最近每年都到三峡国际旅游节,对口支援洽谈会、万州区运动会等活动撰写文艺节目解说词。2017年被中央新影国际文化传媒总导演杨书华请到北京,担任7集大型纪录片《新三峡》的总撰稿和文学顾问。他创作的长篇散文《巴山老知青》2017年荣获万州文艺奖和重庆文学奖,已被央视导演买断版权,即将拍成电影。他目前正在写作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永远的绿洲》,追寻一位优秀教师和人民教师的成长轨迹……

我们有理由期待向求纬如他所说:“争取每年给读者一个小惊喜”。祝愿他生命之树长青,文艺之花长开!

ZXFK 民俗风情

□ 马卫

ZXFK 百姓记事

□ 陈倩兰